

粵語港片 絲路先鋒

學者瞻前顧後探討「一帶一路」



▲麥欣恩上月主講「南洋電影、教育與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謝敏嫻報導：日前，香港中文大學（中大）中文系副系主任鄧思穎、助理教授麥欣恩及博士研究生劉擇明以「香港語言、文化：何去何從？」為題舉行了一次媒體簡介會，三位學者透過回顧不久前結束的「海上絲綢之路組曲」系列活動，從語言、教育及電影三個方面講述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的優勢及作用。

粵語流通「海絲」

以「海上絲綢之路組曲」為題的專題講座、書展、國際論壇及工作坊等學術活動，由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與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與中文系合辦，已於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在中大舉行。該系列活動以「海上絲綢之路的聲音」三場主題講座拉開序幕，其中鄧思穎與兩位來自泰國的華語學習者文旺法師和柴美蘭進行「非母語者的對話」，麥欣恩主講「南洋電影、教育與文化」，探討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影文化，以及香港和南洋地區電影的關係。

簡介會上，鄧思穎首先介紹香港語言、文化現狀：「香港雖然目前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口有近六百二十七萬，加上能說粵語的人口，總共佔近百分之九十五，社會對粵語知識的認識卻嚴重不足。」他認為「兩文三語」中粵語的教學地位有待提高，建議在

正規的基礎課程中增設粵語語言學知識，懂粵語不僅體現在語言表達，更是粵語歷史、拼音、語法及其與其他語種之間聯繫。「粵語並非只屬於香港的『本土』語言，也流通於『粵港澳大灣區』，也為東南亞和其他海上絲綢之路國家華人的主要溝通工具；只有強化香港的粵語優勢，才能影響到周邊地區。」他補充道。

少數族裔是香港多元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中有大部分是來自「一帶一路」的國家。他們的中文讀寫水平、普通話溝通技巧的提高，有助於日後跟海上絲綢之路國家聯繫，投入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劉擇明解釋。

港產片仍有優勢

以粵語為基礎的港產電影、流行音樂曾經風靡亞洲。麥欣恩認為香港電影的「黃金期」是在冷戰年代，香港取代上海，成為華語電影製作的重鎮。據非官方數字統計，高峰時期曾年產粵語與方言電影超過三百部，甚至超越荷里活的產量。以前港產片可以透過「片花」尋得投資，港星的號召力也是票房保證，深深地影響了東南亞地區尤其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和韓國的一代觀眾；如今香港「造星」能力大不如前，電影工業在萎縮，但她深信：「劇情片仍是香港電影的優勢所在，如杜琪峯的黑幫片一直

深受新加坡觀眾的追捧。」她坦言香港電影未來發展可以重拾亞洲地區的市場，特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香港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屬英國殖民地，在脫離殖民後經歷類似的身份認同轉變，在語言、歷史及文化上有共通之處。



▲鄧思穎（中）與文旺法師（右）、柴美蘭對談學習華語的歷程
香港中文大學供圖

戲曲親子同樂日明舉行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導：由滬港文化交流協會指導單位、春秋戲曲（香港）有限公司主辦的「春秋戲曲親子同樂日」活動本周末（五月十三日）將在灣仔動漫基地舉行。本次活動旨在吸引更多兒童和家庭近距離接觸和欣賞中華傳統戲曲，也希望從中發掘出好的戲曲人才苗子，從娃娃抓起振興民族傳統文化。

著名京胡大師燕守平入室弟子楊潔等擔任嘉賓。屆時，現場會有兒童戲曲匯演、戲曲書畫展覽、戲曲衍生品展示、傳統文化產品展示、兒童戲曲臉譜繪畫、戲曲化妝及攝影體驗、兒童戲曲學藝體驗、戲曲產品公益售賣等形式多樣的活動。

滬港文化交流協會會長姚榮銓表示，文化交流也要從娃娃抓起。舉辦這樣的戲曲親子活動，大手牽小手共同了解戲曲、走近戲曲，也有助於讓民族戲曲文化在新生代得到傳承和發揚，並增強香港少年兒童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春秋戲曲親子同樂日活動地點：灣仔茂蘿街7-11號動漫基地2F5室。

本次親子同樂日活動將從早上十點一直持續到下午六點，觀眾可以免費入場觀賞、遊玩，活動重在體驗和互動。除了有香港少兒粵劇團和深圳寶安少兒京劇院參與外，還邀得張派名伶吳春華、香港藝術發展局戲曲組審批員、著名京劇演員金慧苓、京劇表演藝術家朱晉玲

方家煌執導、改編了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名劇《快樂王子》，變成唯獨舞台製作的兒童音樂劇。

何俊輝

筆者看了四月六日晚上的演出。劇中的快樂王子離世後，其雕像矗立於某城市的廣場內，彭紀諺飾演雕像的靈魂。縱使雕像鑲了藍寶石眼睛和鋪上大量金片，雕像靈魂仍掉下眼淚，因他看到皇宮外的社會原來充滿貧窮、艱困和私心，這是昔日他在皇宮生活時無法想像的，處境上就好比現今香港有不少有財有勢者總不知民間疾苦。

快樂假象 惹人聯想

當王子及樂演員以歌聲、戲劇場面與舞姿向小燕子（溫卓妍飾）和觀眾演繹皇宮中的生活有多快樂和無憂無慮時，便反映到該份持續二十多年的「幸福」是人為製造的假象（二十多年是快樂王子的壽命），令人聯想到現實中富裕或家長過分照顧子女的家庭也是子女想要什麼就給予什麼，以及（或者）家長迫子女要一些東西。《快》劇的國王找多位大臣照顧王子在吃喝、娛樂、學習及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正切實反映現今香港不少家長對待子女的心態是呵護得失控，導致「港孩」不懂某些生活技能，或不懂與別人相處，亦有可能是心靈變得脆弱後就難以應付現實生活的挫折與殘酷。

諷刺的是劇中王子要學多國語言仍感到快樂，似是創作人用此情節測試台下身為家長的觀眾有否醒覺到：自己的子女會否因學習太多東西而承受巨大的壓力？王子學語言顯然是將壓力粉飾、扭曲為快樂的荒誕戲。

全劇第一首歌由游思行替金培達創作的動聽旋律填上多句以「快樂是……」為開首的歌詞，讓劇中大小演員唱出很多對「快樂」的不同看法，多位小演員就有台詞說「快樂」是玩、吃、睡、繪畫……小演員說得坦率開懷，似導演在排戲時向小演員收集得來的真正心聲，而這首長約十分鐘、重複與變化之處兼備的美妙歌曲中包含了若干沒歌詞的純音樂部分，令觀眾看得心花怒放的是幾位小演員隨純音樂作天才表演，可深刻感受到他們表演嘻哈（Hip Hop）音樂、舞蹈、魔術和做一字馬時真是樂在其中，人有興趣並能持續享受興趣為自己帶來的樂趣，肯定是種難能可貴的快樂。

台上大小小朋友為「快樂」作出定義、呈現，目的是帶動大小觀眾也思考一下：什麼是「快樂」？怎樣才可得到持久的快樂？無論能否想到答案，第一首歌完結後有大量情節帶出王爾德的快樂之道供觀眾參考，該快樂之道就是「為善最樂」。

劇中王子寧願失明也要掉掉藍寶石做的雙眼，用來幫助街上賣火柴的窮女孩與為寫



▲劇中窮困市民透過傷害弱者解決自身困苦



▲得到小燕子送寶石協助的窮困家庭

劇本而幾天沒吃東西的窮編劇，加上王子於失明前後把雕像身上的其他寶石、金片送給窮人，卻使筆者感到這些劇情只是王爾德筆下具寓意的童話故事，沒可能在古今中外的現實發生。

大愛助人 值得推崇

現實的情況加上筆者的疑惑是：世上確有很多人奮不顧身去救處於生死邊緣的人，但怎會有人廢掉自己的雙眼或傷害自己的身體去救那些窮而非瀕死的人？為何王子不選擇多救一個窮女孩而選擇幫一個相對有能力自力更生的窮編劇？

為什麼王子不捐出自己身上的金片供有錢人認購，以籌得更多錢幫到更多的人？

從彭紀諺那演得甚投入的神情

▲演員大合唱，享受演出的時光



▲王子與小燕子助人後感到快樂

快樂王子 助人為樂

中可感受到王子不惜挖掉雙眼去幫助個別、少數窮人，神情中流露出包含快樂的一份激動，但替王子送寶石以扶貧的小燕子又顯然跟筆者同樣感受到王子的激動是夾雜失掉眼睛的失落，況且劇中的孤兒們爭玩具和情變的情節相比，挖眼睛就是美化了人性而非寫實，相信小燕子扶貧時心裏亦會這樣否定王子：靠傷害自己沒可能得到真正

的快樂。那麼挖眼睛的情節對觀眾沒意義嗎？其實仍充滿意義。一個欠人道、公義及關愛的社會只會充斥破壞和諧穩定的仇恨、亂象，故此王子的大愛、助人精神依然值得推崇，但在助人的實踐上要做得理性、聰明一點。而劇末出現派書和食物給窮人的情景，就更彰顯幫助窮人不一定靠錢或貴重東西，有時小小心意或一句問候也可帶來很大的鼓勵。

比起做電影配樂，金培達於《快》劇中可嘗試創作更多曲風，如用爵士樂去交代小燕子是怎樣的一隻燕子，旋律與編曲的效果便挺配合燕子爽直的個性。游思

行替全劇大量歌曲，填寫很多流暢又一針見血的歌詞，如「褒獎誇獎頭上亂戴」等歌詞都是小朋友不難理解的。彭紀諺與溫卓妍有好的唱功，前者能唱活王子的熱血，後者唱活小燕子堅毅與溫柔兼備的個性。佩服所有小演員能記熟大量、繁複的歌詞舞步（有一位男孩看來是唸幼稚園的年紀），並很享受整個演出的時光。

台上小朋友的髮型都似很久沒剪髮的窮孩子，而導演選了楊溢濠演年輕王子，他在外形和演技上竟跟彭紀諺有不少相似之處，當年輕王子問已故的王子：「什麼是快樂？」時，便令筆者看得感慨，選角加台前幕後配合出色應記一功。雕像的眼睛剛挖走，彭紀諺即戴上特殊的隱形鏡片，配合恰當的演技便似單眼及雙眼失明者。全劇最矚目的視覺效果是小燕子的戲分有大量結合得天衣無縫的錄像中人加真人現場演繹，除了要讚演員與錄像（動畫）設計者在超越時空上的傳神拿捏外，也要讚執行舞台監督與後台人員的每個精準運作。

全劇結束後像現今某些電影般有「彩蛋」（附加片段）送給觀眾，一個巨大的火柴人機械木偶駕臨舞台，火柴人在身體動作與表情眼神上的生動傳神，教人驚嘆。

（唯獨舞台供圖）